

## EXHIBITIONS 展覽

## 在香港變形

徐冰在香港的首個個展，關注物質材料及轉換如何幫助人們構建身份

香港。知名藝術家徐冰近日在新近命名的Chantal Miller藝術館（前亞洲協會藝術館）舉辦首個大型香港個展。據策展人官綺雲介紹，受限於緊湊的空間，是次展覽只展出藝術家部份近作。官綺雲注重從徐冰複雜的藝術現象與豐富的題材中梳理出線索，以變形為主題，關注物質如何轉換，以及材料如何幫助人們構建身份。煙草計劃、地書等藝術計劃均在展覽中有樣本性的呈現，徐冰亦為香港個展創作《背後的故事》。

正面望酷似明代畫家王鑑的《仿許道寧山水》，仔細探究背面，卻發現作品由枯枝、殘葉、垃圾碎片拼貼而成。通過光影的運用，材料的轉換，《背後的故事》呈現出物質的轉化力量，光的語言代替了傳統的宣紙與水墨。當自然的元素、身



展覽中複製了徐冰在紐約的工作室創作《地書》時期的工作室

邊被無視的材料，轉換出奇特效應的時候，藝術的張力與可能性引人遐思。

個展名為「變形記」，展品中也巧合地出現了卡夫卡的小說《變形記》。名為《蠶書》的作品中，十餘隻蠕動著吐絲的蠶被鋪在小說《變形記》上。細細的蠶絲逐漸覆蓋書面的文字，泛出柔光，直到形成厚厚的絲層。在徐冰看來，蠶正喻示著中國人的性格，溫柔寡言，努力工作，

配合地順應自然循環。

以《析世鑑世紀末卷》（《天書》）揚名的徐冰，近年更偏愛的作品，卻是志在跨越語言藩籬、文化隔閡的《地書》。《地書》以簡潔的圖標傳遞信息，

### 徐冰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已經到了「知天命」的年紀，應當學習如何順應自然

最初的靈感來源於機場說明圖。通過有意識地收集路標、商標、指示牌、化學符號，徐冰正在不斷完善他的「地書」字庫。如果說沒什麼人讀懂的《天

書》表達了徐冰對現存文字的遺憾與警覺，那麼毫無閱讀門檻的《地書》則表達了他對當今文字趨向的看法和普天同文的理想。地書系列的展出作品不但包括徐冰用「地書」寫就的小

說，藝術家位於紐約的工作室，也在小小的展廳內得以複製。觀眾可以更近距離地感受《地書》的創作環境。

在徐冰看來，文字是對思維本質

的觸碰，《地書》與正常文字相反，希望以不溝通與誤讀，打開更多思維空間，一如電腦在死機後重啟。文字的發展應以功用為參照，用途與美感應該區分開。「電腦一定會取代書寫，但美的東西仍會留存；學書法不是為了交流，而是了解自己文化的特殊性；紙質書籍承擔的閱讀功能將會萎縮，轉為寄託文化情感。」

另一方面，作為文化與民族性格的載體，美學意義上的文字變遷，對人的身份構建將產生影響。「文字本身是一個特殊領域，中國人與漢字間的關係非常重要獨特，中國人的性格、哲學、審美方式、思維方式、工作方式都與文字的特殊性有關。書寫的這一代過去以後，打字的這一點，它的文化性格、民族性格會有一些改變。」

在「拿起筆做刀槍」的文革年代，徐冰曾大量抄寫大字報。他表示自己對內容不甚敏感，反而藉此得到字體結構的訓練，為日後創作《天書》打下基礎。人的生活經驗、教育、環境，無論正面或者負面，都會對藝術創作打下烙印。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生活，是影響徐冰創作的大傳統與小傳統。徐冰用人生的不同階段解讀藝術中心的轉移，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已經到了「知天命」的年紀，應當學習如何順應自然，而傳統的中國文化或許可以校正人類文明與自然的緊張關係。  
撰文／張淼

•徐冰：變形記  
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 
8月31日結束



《背後的故事》正面酷似王鑑的《仿許道寧山水》，背後卻是枯枝、殘葉與垃圾碎片